

# 宋爱人教授学术思想探析

张家乐<sup>1</sup>, 赵鸣芳<sup>2</sup>

(1. 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30; 2.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宋爱人教授是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 亦是伤寒大家、温病泰斗。宋爱人教授热忱中医教育, 主张中医教学应授以规矩, 教以方圆, 与时俱进, “尊经学而崇实学”, 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 反对伤寒温病门户之争, 主张寒温一体; 发扬伏暑证治, 提倡透邪兼顾护正气; 认为外感时病的关键在于阳明和少阴二经病证; 六经与卫气营血同参, 随证治之; 调理杂病应脾胃同调, 五脏相因; 重视补肾益阴, 心肾兼顾; 以明析标本为先, 详辨虚实为要, 变理阴阳为本。

**关键词:** 宋爱人; 《伤寒论》; 温病学; 六经辨治; 学术思想; 尊经学; 崇实学; 寒温一体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482(2025)03-0293-07

**DOI:** 10.14148/j.issn.1672-0482.2025.0293

**引文格式:** 张家乐, 赵鸣芳. 宋爱人教授学术思想探析[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1(3): 293-299.

## Analysis of Professor Song Airen's Academic Thoughts

ZHANG Jiale<sup>1</sup>, ZHAO Mingfang<sup>2</sup>

(1. School of Medici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30,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Song Airen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cientist and educator, and also a master of typhoid fever and warm disease, who is passionate about TCM education. He advocates that TCM teaching should be taught wit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principles and flexibility,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respect classics and respect practical learning”. He opposes unrealistic empty talk, the dispute between cold and warm diseases; advocate the integration of cold and warm diseases; carry forward the treatment of summer heat syndrome. He also advocates expelling evil and protecting the healthy qi; the key to exogenous seasonal diseases lies in Yangming and Shaoyin meridian syndromes; the six meridians and Wei Qi Ying Xue are involved together and should b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syndromes; treating various diseases requires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o work together, and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to work together. Professor Song Aire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onifying the kidney and replenishing yin; takes both the heart and kidney into consideration; prioritizes the analysis of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with a focus 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eficiency and excess, and a foundation in balancing yin and yang.

**KEYWORDS:** Song Aire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warm diseases; six-meridian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cademic thought; respect for classical canons; respect for practical learning; integration of cold and warm diseases

宋爱人(1897—1963), 江苏吴江人。原名鼎基, 又名翼, 号翼庐, 原南京中医学院教授、伤寒温病教研组首任组长, 江苏省名医。宋老学纳百川, 兼收并蓄, 著作等身, 诲人不倦, 是中医界少有的伤寒、温病汇通的临床泰斗、教育大家, 是现代伤寒、温病学说的重要奠基人<sup>[1-2]</sup>。

宋爱人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同里镇的一个中医世家, 曾祖父秋江先生以内外科见长, 祖父梓荫先生擅内科, 传及其父寅伯先生则专攻儿科, 誉满乡里。

宋爱人自幼即随父寅伯先生学医, 深受中医药学的熏陶。1920年师从苏州七子山名医顾允若, 1925年回同里开业行医, 1930年与苏州王闻喜等组织“医钟社”, 抗议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案<sup>[3]</sup>。1954年参加江苏省中医座谈会, 提出创办中医实验医院及中医进修学校的建议, 1955年受聘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 为建校八老之一, 1958年创建伤寒温病教研室, 历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温病教研组组长。解放前曾任中央

收稿日期: 2025-02-10

第一作者: 张家乐, 男, 硕士研究生, E-mail: huansis@ hust. edu. cn

通信作者: 赵鸣芳, 男, 教授, 主要从事经方应用规律的研究, E-mail: zhaomf1963@163. com

国医馆理事、重修南阳医圣祠董事,解放后任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教学之余兼江苏省中医院临床工作,入选“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

宋爱人从事中医临床、研究、教学工作 40 余载,精于医道,贯通百家,屡起沉痾,活人无算,是一代医坛领袖、杏林宗匠。作为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温病教研室创始人,宋老先后编写了《伤寒论讲义》《历代名医伤寒医案汇编》,主持编写和审订了第一版伤寒和温病学的本科教材——《伤寒论释义》《温病学新编》,为新中国伤寒、温病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居功至伟。宋老对中医学术造诣极深,上迨轩岐灵素,继以仲景之书,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著有《医径读本》《张伯熙先生医案》《马氏临床学铨》《春温伏暑合刊》《顾庭纲医案选按》《伤寒论脉学串解》《翼庐医案》等,并在《医界春秋》《光华医学杂志》《国医公报》《江苏中医》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得到中医界的普遍认同。

## 1 对中医药教育思想的探索

宋爱人热忱中医教育,乐育英才,鞠躬尽瘁,早年跟师顾允若先生时就提出“授以规矩,教以方圆”的中医教学思想,后又强调“贯彻古今”“不尚空谈”等中医药教材建设思想。宋老及门弟子 20 余人,后多成一方名医,如首批中医院士董建华,被誉为“医学泰斗”;哲嗣宋立人为当代著名中医药文献学家,领衔总编的《中华本草》创新了中药学著作编撰体例,被誉为当代的《本草纲目》<sup>[4]</sup>。宋老矢志传承薪火、发皇国医,为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师资培养、教材建设等做出巨大贡献。

### 1.1 授以规矩,教以方圆

传统的中医教育以师徒相授或世家传承为主,教学方式各不相同,或从《药性赋》《汤头歌诀》入门,或从《医宗必读》入门,或以《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为主,宋爱人称之为“人自为学,家自为教”<sup>[5]</sup>,并痛惜“既无宗旨,何来心得?”“医学早已既无读本更无读法”。宋老协助顾允若诊务和授徒时期,面对中医人才培养的教育需求,提出编撰“学有系统,教有法制”的中医专门教材,使之“授以规矩,教以方圆”。1934 年,宋老完成《医径读本》一书,旨在精细采择学子课本,使之“幸毋再陷药性歌诀之覆辙”,并亲自拟定编辑意旨 11 条,强调一以贯之古今学术,反复重申“规矩在斯,方圆亦在斯

也”。

### 1.2 尊经崇实,贯彻古今

《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中医药学的奠基经典,宋老指出“锻炼真才实学,舍此无他也”。宋老认为《内经》中“阴阳生化,论理之精,厥功甚伟”,并提出“尊经学而崇实学”的宗旨,“凡理论真切,含义磅礴,归之于自然科学,而于临床实践尤为确凿可据者”都是必须掌握的内容。而“仲景之书不仅叙证确切,而方药组织尤为万世之祖也,苟能于仲景之方痛下一番功夫,后来方家无不在鸟瞰之中”,学习《伤寒》《金匮》,应采用“先列原文”并“略参前贤精警之句”的体例,同时对于经典原文还应“考核精参”“披而读之”。此外,编写《医径读本》时,宋老还明确提出“贯彻古今”的原则,以经典原文为例,参以后世医家论述,将古圣经典之学与近代诸家之作融合一炉,希冀以此“启发读者思路,养成创造真才”。

### 1.3 与时俱进,不尚空谈

作为近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先驱,宋老始终锐意革新,提出中医药教育必须与时俱进,走现代化发展之路。1954 年 7 月江苏省中医座谈会上,宋老即提出创建中医进修学校,以提高青年中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水平,为发展中医事业培养骨干力量。宋老从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中医教育必须跳出传统的学徒制、家传制,纳入现代教育体制,才能和时代竞争并进,不致陷入优胜劣败的公律。同时,宋老认为中医学是一门实用学问,而“各家书于千百句中,精警不过十之一”,因此中医药教材建设必须遵循“不尚空谈”的基本原则,去芜存菁,力求精严,剖析历代各科专书优劣,“一洗前代陈腐,而一以理论明畅,方药切用为主旨”,突出中医临床诊疗的实际与特色,做到“句句有真理,方方有实用”,临床可据、实效可证。

## 2 对外感时病学术思想的阐释

宋爱人一生熟谙经典,精勤不倦,始终秉持“尊经学而崇实学”的宗旨,上迨轩岐灵素,继以仲景之书,更对喻嘉言、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俞根初、张锡纯等诸家论著,逐一研读,方将伤寒与温病融会贯通,熔冶一炉。历经 40 余年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宋老诊治外感时病的学术思想渐臻成熟,是近代少有的寒温兼通的大家。

### 2.1 破除门户之见,主张寒温一体

宋老反对伤寒、温病门户之争的流派积弊,提出

“伤寒为温病之源,温病为伤寒之变”。伤寒、温病之争,由来已久,争喋不休<sup>[6]</sup>,宋老力排门户之见,认为伤寒与温病不应该相互抵制,提出《伤寒论》是源流,温病是发展,二者一脉相承,互为补充,主张以《伤寒论》为基础,融会温病学说,停息派系之争。他认为《伤寒论》所述为广义伤寒,所确立的理法方药亦是涵盖整个热病体系而非仅仅针对伤寒而言,治疗外感时病,“必先熟谙《伤寒论》六经证治,不独临床用药,有真知灼见,则四时温热不难化裁应变”。宋老认为,伤寒与温热的主要差异,在于四时病机不同故而发病证状、疾病传变不同,但终究均属于六经病证治范畴,因此他提出“温病起于阳明,而亦终于阳明”<sup>[7]</sup><sup>1357</sup>。

宋老指出,《伤寒论》六经证治诚为“不磨训典”,但也必须肯定后世温病学说的成就。如果“一本《伤寒论》而无敢二者,此为赵括读父书之流”,但是“不知六经传递……则温病热病之传经错杂者亦迷惑而无能识矣,此为得鱼忘筌之流”,这两种学术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宋老明确指出,“《伤寒论》与温病学说两不可失,必须六经证治之常,又要尽四时温热之变”,才能适应四时外感疾病的辨治,对于“四时(温热)病机之变化,于《伤寒论》之未备者,当推衍其不厌其详,若六经证治仍然是辨治之纲要,而未可离越其危”,伤寒与温病的融合与统一是中医药学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

## 2.2 发扬伏暑证治,透邪兼顾正气

宋老评述历代伏暑专论,以推求伏暑证的学术发展,认为治疗伏暑必须透邪外达,同时顾护正气。伏气温病,源自《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一说<sup>[8]</sup>,《伤寒论·伤寒例》亦指出“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sup>[9]</sup><sup>38</sup>,明清时期随着温病学的兴起,逐渐演变为“伏暑晚发”说。

虽有诸多名家名作论及伏暑一证,但专论较少,因此宋老对历代伏暑论著逐一评述。他认为,章虚谷《医门棒喝》虽对暑证有所发挥,但于伏暑则仅有寥寥数语,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张凤逵《暑证全书》虽为暑证专著,但亦未专论伏暑;吴鞠通虽为温病大家,但误将伏暑、暑温、湿温三证同论,以治暑温者治伏暑,“不独未有创见,且亦未得伏暑之真谛也”;王孟英采集叶桂、薛雪等作而撰《温热经纬》,但亦仅申说暑为阳邪,于伏暑并无明文<sup>[10]</sup>。宋老感惜于伏暑一证辨多而论少,博采百家之长,结合临证心悟,著成《伏暑新经》一书,理法方药俱备,专论伏

暑。

对于伏暑的病因和证治特点,宋老指出“伏暑为夏秋繁苛重候”,其伏气为暑,杂气为湿,病因复杂,暑、湿、燥、火、寒等兼而有之,有暑甚于湿者,有湿甚于暑者,证状亦错综复杂,与暑症、暑痢等暑证截然不同。宋老还进一步比较伏暑与春温的差异,指出二者虽同属伏气温病,但“伏温(即春温)发于春,于暑无感,绝少有一起即邪犯心包”,而暑伤心气,伏暑较重者,往往逆犯心包而至于神昏谵语,且暑为热,湿为阴,热易伤阴,阴易困阳,因此伏暑的治疗较春温更为棘手。宋老指出,伏暑的治疗仍应以里证为主,表证为次,层层透泄,热者清之,结者散之,郁者透之,积滞者取而去之,本气虚者相机补之托之。若伏暑邪传包络,而致神昏痉厥,需首先明辨当属邪传心包证抑或阳明腑实证。若确未见阳明大实之证,则芳香开窍,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之类大胆用之。此外,宋老十分重视祛邪兼顾扶正,认为“病邪传变总不外乎择其虚者而攻之”,因此治疗伏暑不仅要透邪外达,还要“时时顾护人身之阴阳”。

## 2.3 阴阳生死存亡,阳明少阴为重

宋老诊治外感时病,层次清晰,尤其重视阳明和少阴二经病证。《素问·阴阳离合论篇》指出:“三阳之离合,阳明为阖”“三阴之离合,少阴为枢”<sup>[8]</sup>,宋老据此认为,在复杂多变的整个病程中,三阳经吃重在阳明,三阴经吃重在少阴,阳明与少阴二经病证是外感时病的主要关键,邪正交争,生死存亡多系于此。阳明是成温之藪,在外感时病的临床中非但比较常见,且还是疾病进退传变的关键,他认为,“此处(阳明)一溃,则三阴经防御尽撤”,从而转成为三阴病证,所以有阳明为三阴之外蔽的说法。但阳明病“亦为温热病终了之局”,外来病邪一旦归并阳明,胃家既实,或清或下,往往迎刃而解。所以病情的恶化与向愈,和阳明病的治疗得当与否,至关重要。

对少阴病的重要性,宋老指出:“伤寒偏重下虚人,伤寒温病之死,无非亡阳亡阴两途,亡阳则直中之寒,侵渍少阴,而至脉脱神离;亡阴则传经之热,劫烁少阴,而致昏痉厥脱。阴阳二气之存亡,全以少阴肾真为归依。”所以当病人三阴的时候,要处处注意少阴经气的变化。宋老进一步强调:“温病化热化火,脏腑气血受此燔灼,厥赖肾中真阴以为之供养。而温病内伏沉滞之邪……得以透达回出三阴,亦赖

肾中真阳,以为之驱使。”因此“凡阳邪之盛者,赖肾阴而解,阴邪之深者,赖肾阳而解……故治疗少阴关系到邪正最后之胜负也。”据此,宋老在临床治疗中,总能紧抓阳明和少阴这两个至关重要的证候,通过审慎处理二证,屡建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之奇功。

#### 2.4 六经营卫同参,随证化裁治之

宋爱人指出外感时病传变迅速,应细心观察,六经与卫气营血同参。宋老认为,外感时病的特点是发展迅速,变生旦夕,且病邪有隐伏,证情有真假,因此,诊断和治疗相当困难。为确保诊治准确,他提出:第一要见微知变,时病传变虽快,多有一定的迹象可循,如能细心观察,不难探测隐微,做到法随机转,及时处理,防患未然;第二要辨析真假,“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往往阴有此证,阳亦有此证,如果辨之不清,姜附硝黄皆足以杀人于顷刻之间”,所以必须四诊合参,推详再三,才能不为假象所惑;第三要随证治之,根据病证变化辨治,适时调整处方用药,随证化裁。他提出,在辨治方面,六经与卫气营血同参,而以六经为纲;在用药方面,经方与时方化裁应用,而以时方为主。只有汲取精华,才能两存不废。

以经典外感时病烂喉丹痧(猩红热)为例,宋老认为该病宜注重宣透表邪,如能从丹痧透达,则喉部及全身症状大多迅速改善;但若表散太过,则邪火转炽,热盛伤阴,多致危急;如咽肿喉腐明显者,加重清热解毒药,外用犀黄吹喉散;如痧发紫暗者,则加用紫草、丹皮等凉血散瘀药;家庭藏医预防,则用野菊、艾叶泡汤含嗽或熏烟。20世纪40年代,苏州暴发烂喉丹痧,传染迅速,宋老据此从辛平宣透、清温解毒入手,疗效显著,活人无数。又如“夹阴伤寒”一证,宋老驳斥时医一味温补或纯用寒凉之偏见,反对墨守“夹阴”之说而妄进温补,认为应以清中透邪,顾护精气为根本,依据舌脉病征,或参以通阳,或佐以养阴,随证治之。

### 3 对内伤杂病学术思想的研究

时届晚年,宋爱人以调理杂病著称。杂病范围广泛,往往旧病新邪,虚实夹杂,迁延难愈。宋老格外注重脾肾二脏,认为调理脾肾乃保命祛疾的法宝,五脏六腑的生机,无不依赖先后二天;反之,脏腑病变久治不愈,也多有向脾肾二脏发展的趋势。此外,宋老还非常重视杂病调理过程中的标本缓急、虚实分合以及阴阳平衡。

#### 3.1 脾胃同调,五脏相因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宋老认为,人之

所以能“熟腐水谷,变生精微……则有坤元之火(指脾阳),此火变糟粕,蒸精微,奉生而周于性命,为后天之源也”,“化生营卫,变而为血,上以奉养心肺,下而充藏肝肾,无不取之于中焦脾胃”。因此,脾土不立,而要求虚证之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宋老治脾有三个主要方法:补中、升发和温运。同时宋老非常重视脾胃同调,他指出,脾与胃同主中土,升降相因,燥湿相济,一脏一腑,体用殊异,“只重补脾,不知调中,非其治也”。所谓调中,是指兼气滞者,参辛香以行气;兼湿困者,参芳化以醒脾;兼水停者,参淡渗以行水。脾升胃降协调平衡是人体气机条畅的重要基础,必须脾胃同调,升清降浊。宋老还借鉴肝脏“体阴用阳”的特性来阐述胃阴与胃阳的依存关系,指出胃阴是胃气的物质基础,而胃气须依附于胃阴而存在,因此“胃阴虚衰,胃气必然难以舒展”。宋老提出应该根据脾和胃的不同生理特性辨治,“脾喜燥,宜升则健,以守为补;胃喜润,宜降则和,以通为补,二者治法,切忌混同”。临床所见的脾胃证候,有一致的也有相互矛盾的,故其治疗也就有分有合,应该具体分析,法随机转。

宋老进一步强调应综合考虑脾与心、肝、肺、肾四脏的关系。脾主土,涵养四傍,故而与其他四脏在病理变化中,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关系,因此治脾法又不能与其他脏腑孤立分割,而应综合调理,整体论治,如治心营不足时有用归脾养荣法;治肺时有用培土生金法;在治疗癖积臃胀时,常用调畅肝木,疏和中土法;治土败木贼时,建中扶土以御肝木;肝脾失去统藏而便血时,常用逍遥以疏肝、归脾以养血等。又如气虚水肿一证,宋老认为不仅要助脾以运化水湿,还当注意“治水必温化其气”,脾肾兼顾,火土相生,重视温补脾阳药的运用。宋老将治脾法广泛使用于杂病调理,屡起沉疴,辄出奇效。

#### 3.2 补肾益阴,心肾兼顾

宋老认为,肾为真阴元阳之所系,五脏之阴非肾不滋,五脏之阳非肾不发,所以肾是人生的根基,补肾方法不仅应用广泛,且在一定情况下常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且尤其要重视补益肾阴。《景岳全书》指出:“阳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sup>[11]</sup>,宋老对此一以贯之,并在临证实践中不断发挥,如治疗类中风主张以肾阴虚亏为本,风、火、痰为标;治类中少阴内夺者,多宗加减复脉法,或河间地黄饮子加龙牡之类,顾护真阴,招纳浮阳;治虚劳之上损及下者,多用大补元煎,左归饮之类,滋肾

填精,认为壮水之品,为养肺之源。又如在治疗某一肝阳上亢的医案中,宋老指出:“与其责之阳之盛,不若求之阴之薄;与其责之风之动,不若求之血之虚。”都把补益肾阴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老治肾还强调消息于阴阳之间,补阳之中需兼养阴,益阴之时需顾护阳气,务使阴平阳秘而无偏弊则肾气可立,并常以心肾合而立论。如治水肿之溲清肢冷、舌苔白滑者,多主济生肾气丸加葫芦巴培补命门,或真武汤温阳利水;治喘证之气弱抬肩、脉细弱无力者,主附桂八味丸合黑锡丹、蛤蚧之类温肾纳气。再如不寐,宋老常以育阴潜阳阐述其证治,提出“心主神明,以水为体,以火为用,故必水火既济,神明始能安”,强调调济阴阳平衡、交通心肾水火的重要性,并将张仲景的黄连阿胶汤列为下虚上实型不寐的经典主方。肾藏精,心藏神,宋老据此指出,精泄于肾,而主宰在心,因此对于遗泄证,他多从心肾兼顾论治,认为“阳妄动而为梦,肾精不摄而为遗”,用六味地黄丸、左归饮等加减以补益肾阴,同时佐以枣仁、茯神等养心安神,金樱子、莲须、桑螵蛸等固精收涩。

### 3.3 明析标本,详辨虚实,燮理阴阳

宋老认为,杂病虽属内伤,但大多有新邪旧病的夹杂,有更虚更实的变化,所以此中缓急主次既不相同,而且属虚属实,或先实而后转虚,或先虚而后挟实,或虚多于实,或实多于虚。这种繁杂的病象,必须运用四诊八纲,全面地观察其外部的脉证,探索其内部的发展变化,从而得出正确的治疗,做到“先其所因,伏其所主”。

一是明析标本缓急。宋老主张在古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上灵活变通,他指出,复杂的病证往往环环相扣、因果相循,“原因之中还有原因,病证之外另有病证”,因此必须从错综复杂的病证信息中抓住主证,分清轻重缓急。宋老认为,明析标本缓急的要点,在于首先治疗对病情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病证。如治疗一血虚眩晕,宋老据患者面少华色、心烦少寐而指出该病“血虚为本,气郁为标”,因此以四物汤为基础补益气血以治本,初以麻子仁丸润肠通便,继以越鞠丸理气解郁以治标。

二是详辨虚实真假。宋老认为,判断病证属虚属实,首先须辨其真假,再辨别是单纯的实证或虚证,还是虚实夹杂证;是先实而后虚,还是先虚而后实;是虚多于实,还是实多于虚。《类经》将病证虚实分为“微虚微实”“甚虚甚实”“二虚一实”和“二实一虚”

四类<sup>[12]</sup>。宋老据此指出,杂病诊治必须详细审辨,全面分析正邪两方在疾病中的强弱对比,不可拘泥于单一治疗模式,应圆机活法,因证立法,虚证需补,实证则泻;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或攻补并用;或祛邪以扶正,或安正以驱邪。此外,宋老还指出,不论是虚证或实证,都必须明确相关脏腑、气血阴阳及其变化情况。唯有如此,治疗方能有的放矢,精准切中病情。

三是燮理阴阳平衡。宋老将燮理阴阳奉为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他指出,疾病起自阴阳失去相对平衡而偏盛偏衰,甚或亡阴、亡阳,危及生命。因此十分推崇张景岳提出的:“凡治病者,必求于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认为疾病诊治,无非调和阴阳平衡而已。宋老指出,临床上的具体病证,病情错综复杂,“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等正治法往往不能单纯适用。如阴虚证常有虚阳浮越之象,仅用养阴则疗效不显,必须于补阴之中,参以重镇潜阳,使阴气内充,浮阳潜藏,方能取得较好疗效。又如阳虚证,可并见气不化水之病变,治疗上除温化肾阳之外,还应肃降肺气,标本兼顾、上下同治。对于用药配伍,宋老十分推崇王冰、张景岳之说,强调在补阳方中少加养阴药以存津,养阴方中少加补阳药以护阳,一防阴阳偏颇,二取阴阳互根、阳生阴长之理。

## 4 验案举隅

患者稽某,男,8岁。

一诊:2月14日。温毒窜入督脑,发热五日,神识昏糊,烦躁痉厥,手足搐搦,头痛目赤,所谓疫瘵者是也。证起之日,呕吐频作,带有血液,至今仍吐血块,口气臭恶,舌苔灰腻垢厚。大便今日一次,泻下臭水,粪质不多。胸部红疹隐而不透,两脉弦劲不驯,更非善征。温毒炽盛,肝风鸱张,年幼征危,深恐正不胜邪,致有厥闭之危。

羚羊角 1.8 g,乌犀角 1.8 g,玳瑁片 0.9 g,研末,分4次送服。

鲜生地 30 g,鲜金斛 30 g,川连 3 g,鲜菖蒲 45 g,龙胆草 6 g,川郁金 7.2 g,金银花 10.8 g,赤芍 10.8 g,白芍 10.8 g,小枳实 6 g,瓜蒌仁 10.8 g,陈金汁 30 g(冲)。

二诊:2月15日。厥阴肝风痉厥之势,幸得平静,良以时行毒疔深窜营络,故受毒深而来势暴,进清温透毒之剂,得奏小效。惟是病起之前,阳明胃腑夹有积滞,曾经旁流数次,外来温毒与胃中宿垢,朋

比为奸。刻诊两脉弦劲稍驯,舌质红绛,苔转灰垢,口气臭恶,足见肠胃实邪燥结之甚。为今之计,当以通腑存阴为急。若解有正粪,舌苔化薄,庶可许入坦途。

鲜石斛 12 g,鲜生地 45 g,生石膏 30 g(先煎),生知母 6 g,川锦纹 6 g(后下),小枳实 9 g,玄明粉 9 g(冲),川连 1.8 g,连翘 9 g,金银花 9 g,陈金汁 30 g(冲)。

三诊:2月16日。今日大便二度,色黑如酱,所下颇多。童体质弱,不能与壮盛者并论,宜缓下而不能急下。今虽神清知饥,似得佳兆,然脉仍弦劲,少有神韵,舌质干绛,苔起灰黑,扪之觉有厚壳,唇焦口渴,不独胃阴受劫,而少阴泉源亦竭。当今之时,邪正互为进退。正是吃紧关头,虚风内动,为意中事。当于清瘟解毒之中,参以存津养阴。

枫斛 9 g,鲜生地 60 g,西洋参 6 g,生石膏 30 g(先煎),知母 6 g,连翘 9 g,京玄参 6 g,甘中黄 1.8 g,陈年清阿胶 6 g(烊化冲)。

四诊:2月17日。里热劫阴,阴液告竭,昨日肝木鸱张,内风潜动,搐搦复起,烦躁不寐,鼓颌作痉,痉甚如厥,舌脱壳而光剥有刺,犹幸胸前红疹续布,温毒犹寻出路,急进存阴潜降,以观动静。

鲜石斛 12 g,西洋参 6 g,鲜生地 30 g,京玄参 9 g,青连翘 9 g,麦冬 9 g,紫贝齿 24 g(先煎),生白芍 9 g,生牡蛎 30 g(先煎),炙龟板 15 g(先煎)。

另:羚羊角粉 1.8 g,分3次送服。

五诊:2月18日。温毒内炽,津气大伤,肝风内动,神识不宁,手指搐搦,舌绛有烂陷处,脉弦不驯,邪势一再猖獗,治之殊为棘手。

鲜石斛 12 g,西洋参 6 g,鲜生地 30 g,京玄参 9 g,青连翘 9 g,甘中黄 1.8 g,嫩钩藤 12 g(后下),生石决 30 g(先煎),玄明粉 9 g(冲),全瓜蒌 6 g,生甘草 1.8 g。

另:羚羊角粉 1.8 g,犀角粉 1.8 g,蔷薇露 120 g,送服。锡类散吹喉。

六诊:2月19日。起病以来,波澜迭起,几无宁刻。昨起痉搐已止,神志稍安。惟历下大便多为溏垢稀液,未得正粪,左脉弦数,右脉弦细,舌绛渐淡,边有烂陷,身热退而未净,红疹透而未回,邪热未清,津气两虚,宗《内经》“必养必和,待其来复”之旨,参甘平以济之。

鲜石斛 9 g,西洋参 6 g,麦冬 6 g,连翘 9 g,白薇 6 g,北沙参 9 g,陈粳米 15 g,茯神 9 g,炙甘草 1.8 g。

服两剂,身热已退净,胃气渐醒,大便转黄且干。前方加减,续服数剂而愈。

按:这是一例流行性脑脊膜炎,当时中医称之为疫症。据证而辨,既见到热结旁流,舌苔垢厚,实邪内阻的阳明腑证,又出现了神昏痉厥,肝风鼓动的厥阴证,所以病位在厥阴阳明。这时温毒炽盛,肝风鸱张,而且红疹隐而不透,内陷厥闭的危证,随时可以出现。衡量全局,主要矛盾当在厥阴。因此,治疗以清温解毒,平肝熄风为主,佐以通下的方法。二诊肝风痉厥已平,转从阳明腑证治疗。宋老认为温热病一旦归并阳明,往往与燥热实邪相结合。阳明实邪不去,厥阴病即使稍能平息,也难久安无事。仲景对少阴病立有三承气法,泻阳明之实,正所以保护少阴的津液。于此可见治疗阳明,对三阴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诊时,出现舌苔灰黑起壳,接着壳脱舌光,这是阴津耗竭的表现,预示着病情将有亟变。虽然用了大剂甘寒养阴,仍不免出现了第四诊的虚风习动,烦躁痉厥。四、五诊宗三甲复脉汤意,育阴潜阳,平熄肝风,才渡过了这一险关。所以在病变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掌握各个阶段的病机,对于正确采用治疗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 5 结语

宋爱人出生乱世,饱经风霜,但始终初心不改,为传承岐黄仁术、弘扬国医精粹东奔西走、上下求索,爱国爱民,无私奉献,为新中国中医药学科建设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宋老教导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术研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贯通百家;临床诊疗,辨治严谨,用药精审,屡起沉疴;对待病人,和颜悦色,仁慈为怀,处方笺印有“贫病不计”四字,对贫苦患者不仅施诊送药,甚至佐以柴米。宋老学验俱丰,妙手仁心,启智育才,著述等身,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杏林泰斗。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宋老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博大的医者仁心,激励着当代中医药学子继往开来,践行大医精诚,赓续国医辉煌。

## 参考文献:

- [1] 蒋文杰,朱平,赵鸣芳,等. 宋爱人温病学术思想探析[J]. 江苏中医药, 2024, 56(5): 62-65.  
JIANG W J, ZHU P, ZHAO M F, et al. Thoughts of Song airen on febrile disease[J]. Jiangsu J Tradit Chin Med, 2024, 56(5): 62-65.
- [2] 张克威. 悼念宋爱人同志[J]. 江苏中医, 1963(2): 41.  
ZHANG K W. Mourn for comrade Song Airen[J]. Jiangsu J Tradit Chin Med, 1963(2): 41.
- [3] 苏全有,邹宝刚. 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南

- 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3(1): 9-15.
- SU Q Y, ZOU B G.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bat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J]. J Nanjing Univ Tradit Chin Med Soc Sci Ed, 2012, 13(1): 9-15.
- [4] 宋立人.《中华本草》在中药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J]. 江苏中医, 2001, 33(2): 1-4.
- SONG L 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 development of pharmacology[J]. Jiangsu J Tradit Chin Med, 2001, 33(2): 1-4.
- [5] 王德藏. 试析宋爱人的教材建设思想[J]. 中医教育, 1996, 15(2): 45-46.
- WANG D C. On Song Airen's thought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J]. Educ Chin Med, 1996, 15(2): 45-46.
- [6] 程传浩. 伤寒学术流派划分及代表性流派发展脉络探微 [J]. 中医学报, 2024, 39(8): 1633-1637.
- CHENG C H. Division of typhoid fever academic schools and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ones[J]. Acta Chin Med, 2024, 39(8): 1633-1637.
- [7] 曹洪欣. 温病大成: 第3部[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357.
- CAO H X. Warm disease achievements: Part 3 [M]. Fuzhou: Fuj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8: 1357.
- [8]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8.
-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Basic questions[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78.
- [9] 刘渡舟. 伤寒论校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38.
- LIU D Z. Corrections and annotations to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1: 38.
- [10] 宋立人. 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宋爱人 [M]. 2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
- SONG L R. Hundred years of 10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ians series - Internal medicine specialist volume: SONG Airen[M]. 2nd ed. Beijing: China Press of Chinese Medicine, 2014.
- [11] 张介宾. 景岳全书[M].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6.
- ZHANG J B. Zhang Jingyue's complete works [M]. Shanghai: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 张介宾. 类经[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 ZHANG J B. The classified classic[M]. Beijing: China Press of Chinese Medicine, 1997.

(编辑: 叶亮)